

1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 4298 B.

楊升菴集
十三

楊升菴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成都楊慎著

女媧配享功臣

從子

有仁編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濬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
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
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
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
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

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
往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爲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
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洒洒又云
髮髮療小兒癩大人瘥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
菊卷柏先生爲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
爲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爲柴胡半夏使主
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廉先生爲人參茯苓使
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爲

狂蠓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
先生爲細辛蜀漆使主胷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
恐非後世醫能爲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爲首別考緯
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
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
朔三而改也立夏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
問長夏之說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黃帝巾凡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
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

楊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八
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
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不得已而有天下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
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
湯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

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
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
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
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
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

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

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非也其字作芻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

郡字有从此爲偏傍者可証爲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大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旣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

碁所用敗碁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

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禪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

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弒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亾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

楊子春秋文集 卷之四
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

也夫封建起于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

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

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

中年者倍新壯

謂二十日也

始衰者倍中年

四十日也

中衰者

倍始衰

八十日也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

十月也

而與天

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疇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于不久故曰壽者疇也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

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
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
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控惚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
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
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
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爲君臯益爲臣有
使民盼盼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
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
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代州縣之
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
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
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
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爲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
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聽也曰
暴秦甚矣曰嫚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
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
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爲聖爲
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爲高士也與古之姦臣

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
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
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
亾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
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
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
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
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盖嫌於以小
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
難之文卽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
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鶴贈答詩序云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
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雞失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二子亦以取雞失
侯一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
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

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竝漢唐也宋自太祖
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
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
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
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
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
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
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
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
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

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
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
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
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
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
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
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
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
王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
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
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
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
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大明之今日乎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
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
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
爲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廻數
十步之間何必乃爾况皆起自徒步寒儒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水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
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
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
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
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
勦小說以爲無根之遊談故詳辯之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籙獨
李綱傅崧卿曾機移疾不行元孛术魯翀不拜西僧

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爲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
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
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
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
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
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
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
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

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
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
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
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
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
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購銅鑄錢以充國用
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
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蛟幃三齊苧席五盞盤
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苧
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苧字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
京兆顏運輿襯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
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傅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
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
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縮焉呂通焉
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
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
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
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
姓之殊稍欠分別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

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
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
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
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
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
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
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
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
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歛以
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
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
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
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於二
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姜南
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
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

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
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
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

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得夏禱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臯丘墟帝宅紫陌移於黽穴赤縣剪爲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非我

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禦戎無上策

禦戎無上策當以氣數勝謂中國治則陽長而陰消夷狄陰也焉得不消亂則反是唐人仲訥之言也丘文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媿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媿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奈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奈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髳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祚都取大注斯及祚都二國名

也徒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櫟榆也此斯
卽西南夷之徒玉篇作鄭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
鬻漢之宥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鬻也徒也斯也叟也
鄭也宥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
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楚語
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
黑棘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揆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曰願陛
下以禽獸畜之

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卽范長生蓋別無

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視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蜀音葵字一作蜀戰國策有蜀子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問丘均李白阮咸雍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

揚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文章武藝雙絕又見唐文粹揚衡詩見唐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

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珠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

之成都王巖綿州劉暌綿州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流

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辰蜀人毛文錫

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贍韋莊牛嶠歐陽炯皆

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哀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表漑字道潔其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繩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水壺賞海棠一篇云
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
穩銀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
繡幙沉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團貼天角其詩絕如
李賀嘗一嚮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
開元四年內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
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始五年夔州李
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卽鬼容區隱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繪爲

圖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楊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史言變童崽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卅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割青狹斜游入與倡狎多為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

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牝朝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
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
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
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榭
榭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獬婢

南史王琨獬婢所生

獬音搔今罵
獬奴本此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圍碁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圍碁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
皆碁勢名見漢武帝賦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形
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爲
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

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哀樂喜行
寬大怒行陰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
生故天干有合甲巳爲中正之合乙庚爲仁義之合
丙辛爲威權之合丁壬爲淫泆之合戊癸爲無情之
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之遺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
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

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
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雞
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

趙景至

遲還芳札

張率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
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
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卽能辯之

乃八字隱語也

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春帖

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

元終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

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持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苻如雨

文苻如雨

義之疏

催迫急星

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

南史

十行細札

光武傳

射人意

劉騰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立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

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

詩去而賦金陵鳳皇臺

華牘

華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緘○慶削

○蘭訊

宋人四六多用之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胃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

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

謔者云畫士胃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丘之禍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

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

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

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象經

世傳象碁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

經殿上集百僚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

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

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若如今之象戲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八
芸夫牧豎豎俄頃可解豈煩
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
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
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
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
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
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
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
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

日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賴
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詔首

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李光弼中潭之戰

胡致堂云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
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
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碁奕

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渾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

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
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

聞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爲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
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任
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
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
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
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嚴光當作莊
光避漢諱也

焦光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
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
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
知之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
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

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
視聽不以污其耳目義皇以來一人而已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
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
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
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
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去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

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
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
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未有錄
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
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
不獨皇甫規也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爲寇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

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獻獨不與嗚呼獻亦豪傑之士哉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

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

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湏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外惡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九
五
滅晉人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

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審已

晉陸 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劉琨劉栖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王朴

楊子蒼文集 卷之四十九 六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
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
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
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
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
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
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

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
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
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
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
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
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
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
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
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
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

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爲稱耳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
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
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永泮水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水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

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
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壩以河水泮爲神靈助
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
竝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
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
乃以葦絙約流漸而水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水
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
迎天者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一
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梅譜
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承家不
愧草玄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仙素清節
不受檜賦緇請看麝煤鼠尾外更有玉珮瓊琚詞

鄮山正論

黃鄮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
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
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
坡考亭方辯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
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

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
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
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
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
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鄮山朱子
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
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
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
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
有數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數青苗

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捐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堯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嫪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

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幃至老未嘗
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
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
也安石嘗作魯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
辯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
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
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
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

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
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
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

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
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
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奸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
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
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
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

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
石磻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
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
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
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
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
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
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
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亾社
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
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
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
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龍頭蠶尾

三國志云管寧爲龍頭邴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余
謂華歆爲蠶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爲

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爲二鳳王瓊爲一鳳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亾之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谿之黃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犬羊不知其幾宋

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妝春騎踏月花影于旗穿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綵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抱銅仙清泪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蒲萄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此詞題云丁酉蓋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

楊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九 十四
淒婉與麥秀歌何殊○尹濟翁壽須溪風入松詞云
曾聞幾度說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如
今但彈指蘭閣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長
生休說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璧長教
見壽氣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高士

嚴僖與許由爲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
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摯峻
字伯陵隱于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莊光

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瀘
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
國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
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
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旣受朱全忠之薦爲相
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
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
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

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
既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
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
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
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
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
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
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
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仁樞爲忠則此
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
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
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
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
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
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
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
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
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胃懷
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
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
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
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
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
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
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
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
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
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
問而三不對是借劔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

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卽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郝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旣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慎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窻禱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

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
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
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
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
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
導實陰主相緣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
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
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
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
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窻試抽晉史閱中間

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
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
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
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
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
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
人不我識遂傳躄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
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
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

楊子補文集 卷之四十九
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詭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遯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楊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操懿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九
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爲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爲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爲鸞鳳鯨鯢爲龜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綽天下聞之誰不

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爲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

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欹雲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
叱馭豈可鳴鑿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
池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
之舞呈八佾何必湏於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
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
劉禪出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恤直言
以致亡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

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
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
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
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
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
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
下乎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
質各相類云

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濶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半山詩語當咲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

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供乃宦官宮媪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以斯

復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馭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此子弓卽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爲郵無郵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伍負之負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負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負之名豈趣韻邪慎按負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負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疑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負故改姓負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負以後證先知伍負之負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粟姚之姚音同鷓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

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古今兩鮑謝

鮑照謝朓宋鮑防謝良弼唐與李膺杜密李固杜喬李白杜甫同

苻堅

晉苻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苻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

汪苻亦音蒲

鍾元常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从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次卿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少伯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口覽高誘注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崇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鳴犢竇犖舜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

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犖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犖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犖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犖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犖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

杜伯度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魯有衆仲

段干

段干李姓一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
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
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
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刊溝蹇
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越人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

傳奇戲文蔡從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
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

也書敘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
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
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瑒誤

鬚子

賈誼新書引鬚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
鬚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複姓
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
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母丘

復姓有母丘氏諸姓氏書音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母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紀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母音貫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母丘與母丘長母丘毅魏有母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母曰丘而母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母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音邪予聞而一笑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温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避諱改字

避諱至唐尤嚴古體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氏皆諱以民部為戶部以世為代不惟是也世字在偏傍

亦諱之改左傳泄冶爲洩冶玉藻卑僎爲卑係楚辭
鼓柅爲鼓棧何其迂哉宋人經史輒遇諱缺其畫如
桓作恒至今遵之諸廟諱但缺其畫而欽宗之諱桓
字則公畫四字曰淵聖御名餘則否何見也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
周人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
一之日觴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
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
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王發武王

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曰
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
名口改曰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卽曰
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卽錄故因而不改也
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氏明其不得諱也
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
談爲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
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

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
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諱辯

余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辯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余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騎
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又顯在春秋左傳文
公偶思之未及爾

諱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
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

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卽匹夫之謚也
不始于東漢矣

別號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謚古之道也未聞有所
謂別號也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
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懵然不知
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菴某齋當時尚不
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辯其甲巳慎所著詩篇多舉交
遊之字或書其名于下庶乎觀者俾言與事諧情景
相對不知者或以爲輕之異哉又近日民風漓猾白

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
峯子一善譌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
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
能哉相傳以爲笑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
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二而讓隴西爲一則隴西
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系表謂
臯陶爲堯大理世爲理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故
改理爲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說殊不足信按唐

本李暉之後乃夷狄非中國人與臯陶之理風馬牛
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爲祖封爲玄元皇帝而
廟祀之使史官臯陶大理之說有據何不直祖臯陶
而乃下祖李耳乎史自相矛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
爲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
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
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卽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
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
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
稱宗室旣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

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觀太白
 自敘之書曰自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
 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于後周
 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冒濫如令狐楚
 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為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
 溫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鳴
 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之况堂堂
 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千萬矣噫
 人之賢否在于一已豈族姓所能高下小說云隴西
 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

裝昏夜潛送于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
 辱也我

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夜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
 附國姓人不賦也于趙魏之曰曰曰愚要西南東新班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聖人
 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敝亦少革豈非
 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
 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裔今

讀者以侯莫爲一人陳利用爲一人非也又代北虜
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亦有白巴
公氏慎往年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
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爲
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
一處非三地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
我內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
固匈奴傳敘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同姓名

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太戊百三十年又有臣扈詩

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躋漢有兩王莽樂
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
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
何限

謝莊名五子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拙顓蓀瀹也宋子虛
名友五子鑫森森焱垚

師稱

鑿曰鑿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
僧曰梵師如道士曰鍊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

師過矣

以佛書命名

佛教盛於晉宋齊梁之後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經字

義命名如蕭方等

梁元帝子

柳達摩

北齊將

蕭摩訶

陳將 廉毗

羅

隋人 周羅候

後周人

宇文陀羅尼

後周帝

爾朱菩提慕容

三藏魚俱羅干什門趙什任高龍義隋宋金剛劉黑

闥李圓通容那律王摩詰張乾陀

俱唐人

皆載正史其

餘不可悉數○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

蕭氏取為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

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

而不思方等之第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

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字為盧鴻也

羊楊揚陽本一姓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于揚曰楊食我晉

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楊氏

則羊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楊子雲自以為蜀無他

楊其揚字不從木而楊脩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

楊持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千家姓跋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脩吳沉典籍劉仲質吳

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殊失之矣按其中如鬻之音萬軒之音呼禡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若嵐蜀吞貝本桂姓避仇西分為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警音學盤音拱破音亥斲音昨俞音丑本俞音丑鯁本負半千凶音罪叟音暴贅音之孤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可知又夷人複姓萬侯之音木其如冒頓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况

篆乎近日有妄作者刻之篆尤可咲特書以示兒輩

云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

故名曰彘

趙野义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又獻白兔鴈各一○頃日與
顧箬溪倡和雪詩次東坡又字韻顧言又字韻窄古
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又北齊書
趙野又皆奇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
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爲絕奇若姓
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宋衷

李鼎作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宋衷宋音森其

字從木從宀宋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卩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
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
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爲邵乃叶

王渙王之奐

唐詩人王渙字羣吉昭宗大順二年進士文苑英華
選其惆悵詞十首今誤作王奐非也王奐與王昌齡
王維同遊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况其詩有霍小玉
及紅娘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爲一人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
士之科名云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虛高族望起於江南
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
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
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爲首比
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于帝前

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
足爲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
之遺烈亦何益于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
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于皂隸矣又曰陛下豈
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執若四
科真名言哉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
嘉運音踏

李陽冰

李陽水字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水即
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
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
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
書姬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
封于鄴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爲姓而鄴

訛爲咎

鄭本作贊
贊訛爲咎

越象

王符潜夫論由余生于五狄越象產于八蠻而功施
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蘭氏

周禮斡人注鮑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
褒洞蕭賦幸得謚爲洞蕭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
氏蕭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長流

古呼治獄叅軍爲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

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
帝所居爲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
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
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
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
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
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
荆益梁並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

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
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
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
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
之匠變爲木客也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
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

揚子慎子爲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虎瓜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瓜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瓜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

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于掖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

雲岳卽雲氣山岳也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

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

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學士濡珥

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學士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
今御史白簡即其事問之亦不知也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
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

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
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
士鄭棻詩條鈴無響闕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
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
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
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

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爲號慎按南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迹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

楊子菴文集 卷之五十一
雪光復浚與叅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
樞密劉豫遣子鱗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
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穎所著
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
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
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
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
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
之不知學也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
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
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謚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
負外綜刑部負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
負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玉汝龍
圖閣直學士緯比部郎中絪光祿寺丞闕閱之盛爲
天下冠二韓公皆爲宰執一謚忠獻一謚忠憲獻與
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
狀國史略分析之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終

